

尚書詳解

三



叢書集成

初編

商務印書館

尙書詳解

(三)

陳經撰

尙書詳解卷十一

商書

仲虺之誥

此篇爲成湯有慝德而作也。仲虺之意。在于正君心。故其始則有以美之。其終則復有以警之。美之者。所以釋湯之慝也。成湯于勝夏之後。常留慝德于中。則必有自沮之意。而無日新之德。是謂過而不化矣。警之者。所以防其未然也。使成湯于慝德既釋之後。矜能伐功。志得意滿。則前日之功。復虧矣。大臣之用心。操縱弛張。凡以扶持開道其君。使歸于善而已。

湯歸自夏。至于大坰。仲虺作誥。

湯既勝夏而歸。未至亳而至大坰。是在中路也。仲虺不待其反亳而遂作誥。蓋急于釋湯之慝也。成湯放桀于南巢。惟有慝德。曰。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。

成湯放桀于南巢。惟有慝德。蓋自上世以來。聞有揖遜者。未聞有臣放其君者。成湯始爲此舉。豈不有忸怩于心乎。湯之所以慝者。非憂其後世之人議已也。曰。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。恐亂臣賊子有無君父之心者。必借湯以藉口。君子言必稽其所終。行必稽其所弊。不得不爲之慮。雖然。觀成湯之慝處。始足以見湯之心。夫豈不曰。己爲天所命。桀爲天所棄。應天順人。雖無可疑。然揆之心。不得如堯舜揖遜。

適會處君臣之不幸而至于此。其心豈容自安。孔子曰。其言之不怍。則爲之也難。凡愧怍之發自其良心之不可掩者。見于此耳。此所以爲聖人也。若傲然自處以爲當然。不知愧怍。是亦凶人而已矣。

仲虺乃作誥曰。嗚呼。惟天生民有欲。無主乃亂。惟天生聰明時乂。有夏昏德。民墜塗炭。天乃錫王勇智。表正萬邦。纘禹舊服。茲率厥典。奉若天命。夏王有罪。矯誣上天。以布命于下。帝用不臧。式商受命。用爽厥師。乃者。繼上文之辭也。曰。嗚呼。惟天生民有欲。無主乃亂。惟天生聰明時乂。此三句。自其本而言之。與武王誓師之言曰。惟人萬物之靈。亶聰明作元后。元后作民父母相類。特其意不同。武王以民之至善在所愛。仲虺以民之有欲在所治。生民之初有喜怒哀樂。感物而動。見利而嗜。此有欲也。既有欲則不能無爭。既有爭則不能不就其賢有德能斷曲直而取平焉。故天子是而生聰明之君。出而治之。德不足以異乎天下。則不能以制服天下。此聰明之所以異乎有欲也。有夏昏德。乃下民多欲之資也。以其昏昏。安能使人昭昭哉。宜乎使人陷于泥塗炭火之中。而無有開明之者。天乃錫王勇智。豈非天生聰明以時乂乎。勇足以有行。智足以有知。皆天下之達德也。勇智卽聰明也。以其資稟過人。出于自然而然。非有僞而爲之者。此天錫也。有此德故能表正萬邦。式于九圍是也。纘禹舊服。足以紹禹之五服也。湯去禹之世雖遠。然帝王之心異世而同符。故纘禹者不在桀而在湯也。茲率厥典。奉若天命。蓋常行之理卽天命也。循其常行而不爲越常非理之事。則奉順乎天者何以過。是夏王有罪。旣得罪于天矣。且又矯誣上天。詐稱天命。以欺誣下民。而布行其令。帝用此遂不善于桀。用商家以受命。使天下之師衆。

因湯而有所爽明。向之昧昧者復覺矣。然則湯之受命也。天實爲之。桀不得不廢。湯不可不興。又奚慙之有。

簡賢附勢。實繁有徒。肇我邦于有夏。若苗之有莠。若粟之有秕。小大戰戰。罔不懼于非辜。矧予之德。言足聽聞。

此又言桀之忌湯。若湯不放桀。則必爲桀所害。簡賢附勢者。言桀之黨與桀同惡者。見賢則簡忽之。見勢位之崇。則趨附之。實繁有徒。言其黨之衆也。肇我邦于有夏。謂我商家始基于夏之朝。自夏朝觀商如苗中之莠。粟中之秕。未嘗不欲亟去之。故我商邦小大之臣。皆戰戰恐懼。恐以非其罪而受戮。况予之德與其言。足以聽聞。謂天下皆見聞湯之德與其言。則桀必忌湯而有害之之心。桀安可不伐哉。惟王不邇聲色。不殖貨利。德懋懋官。功懋懋賞。用人惟己。改過不吝。克寬克仁。彰信兆民。乃葛伯仇餉。初征自葛。東征西夷怨。南征北狄怨。曰。奚獨後予。攸徂之民。室家相慶。曰。徯予后。后來其蘇。民之戴商。厥惟舊哉。

此言湯之盛德。足以治于民心。而得乎民者也。惟王不邇聲色。不殖貨利。自其本源者言之。聲色貨利。人君安能絕之哉。蓋天則所存。不以慾而害性。聲色不邇。貨利不殖。則舉天下之易動者。不足以易湯之所守。想見其心。一物不留。純乎天理。廣大明白。周流變通。德之勉者。吾必能勉之以官。功之勉者。吾必能勉之以賞。用人惟己。而不惑于毀譽。改過不吝。而無有于飾非。克寬克仁。而不失于苛暴。湯何以

能如此哉。蓋物去則理明。其本正而未不治者。未之有也。此其所以彰信兆民。不斲人之信而人自信。乃葛伯仇餉。此言湯之得民心也。葛伯仇餉之事。孟子言之詳矣。初征自葛也。東征而西人怨。南征而北人怨者。望湯之來。惟恐其晚。皆曰。奚爲以予爲後而不先來乎。攸徂之民。謂所往之民皆室家相慶。賀以爲。僉予后之來。後來我始有所蘇息。民之戴商久矣。豈一朝一夕之故哉。自此以上。皆釋湯之慙。謂天之生湯而厭桀如此。桀之衆忌湯如此。湯之德足以得民又如此。則伐桀而有天下。是固當耳。豈可以此爲慙而不釋去哉。

佑賢輔德。顯忠遂良。兼弱攻昧。取亂侮亡。推亡固存。邦乃其昌。德日新。萬邦惟懷。志自滿。九族乃離。

此以下皆所以戒成湯。恐成湯之慙旣釋。則必有志得意滿。無所顧忌之事。故戒之之辭。以謂賢之過人者。德足以長民者。忠于事上而無異志者。良善之在己而不忍爲非者。此數者皆君子之人。雖其材之不同。在人君必當佑之輔之。顯之遂之。多方以成就之。愛護之。勿使爲小人所害可也。至若彼國之弱者。吾則兼而有之。彼國之昧而不明者。吾則攻而擊之。亂國則取之。亡國則侮之。弱昧亂亡。雖在彼。有可兼可攻可取可侮之狀。而聖人興滅繼絕之義。當哀矜而撫恤之。豈宜至此。推亡固存。卽申上意。謂兼弱攻昧。取亂侮亡者。亡之道也。則當推而去之。如武王下車之後。便當歸馬放牛。示天下弗服。豈宜復事攻取哉。乃若佑賢輔德。顯忠遂良。此存之道也。則當固而守之。弗失可也。推亡固存。則邦國自昌矣。德日新。萬邦惟懷。卽上文之意。果能固存而邦至于昌矣。則德豈不日新一日。萬邦惟懷。則近可

知矣。不然。徒事于兼攻取。侮以逞其志。則爲自滿。九族乃離。則遠可知矣。然則成湯可不警哉。王懋昭大德。建中于民。以義制事。以禮制心。垂裕後昆。予聞曰。能自得師者王。謂人莫己若者亡。好問則裕。自用則小。嗚呼。愼厥終。惟其始。殖有禮。覆昏暴。欽崇天道。永保天命。

大德者。乃成湯本然之德。本然之德。本自明矣。更勉而昭之。不使爲情慾所昏蔽。以爲民極。而建中于民。蓋民取法于君者也。君之德不昭。則民安取中哉。須當以義制事。以禮制心。則爲中矣。事各有義。以義制事。則事得其宜。心自有禮。以禮制心。則心得其正。正以直內。義以方外。是也。聖人固不待制之矣。而亦不可忘制之之心。孟子所謂操則存之意。禮義以垂法于後世。豈不綽然有餘裕哉。蓋創業之君子孫之法也。其始正。則爲子孫無窮之福。始一不正。則子孫何賴焉。予聞曰。能自得師者王。此古人之言。仲虺舉之以爲戒。自得師者。不由乎人。如自強如克。自抑畏之意。蓋尊德樂道。出于中心之誠。然而非使之然也。故此必可以爲王。謂人莫己若。則是矜己以忌人。亡之道也。好問則裕。自用則小。蓋自得師而所以王者。以其好問于人。樂取人之善。而心自有綽然寬裕之理也。謂人莫己若而亡者。以其自用一己之善。訑訑拒人。而所見者狹小也。嗚呼。愼厥終。惟其始。當始終一心。不可勤初怠終。殖有禮。覆昏暴。人之所以能自封殖者。皆有禮而敬者也。人之所以自取覆亡者。皆其昏闇而暴亂者也。禍福無不自己求。天道如此。爲人君者。豈可不欽崇之。能欽則知所敬。能崇則知所尊。敬尊天命。無時而忘。則永保天命。亦無時而失。蓋其永保者。卽其欽崇者也。觀仲虺末章之意。剖析如此其嚴。成湯之聖德。豈

有昏暴自滿者。然人臣事君。如孝子之于父母。視于無形。聽于無聲。當其未然而防之。不待其已然而後圖之。齊桓以召陵之盟而驕。衛獻公入境而領逆。血氣易勝。善心難收。仲虺豈得不爲湯慮哉。

尙書詳解卷十二

商書

湯誥

此篇大略與前篇仲虺之誥相爲表裏。前一篇乃仲虺釋湯之疑。此一篇乃成湯推廣仲虺之意。以布告天下。所以釋天下諸侯之疑。昔武王克商。遷九鼎于洛邑。義士猶或非之。天下既定。商民不服者。幾四十年。湯之克夏也。安知天下無有懷疑而未釋者。天下有懷疑未釋之情。湯不能以一朝居。于是歷舉天命與桀之當伐以告之。其末章之意。又言吾之所以有天下者。非假是爲樂也。震懼驚惕。如不自安。然凡爾有罪。皆予一人之故。予一人有罪。皆聽命于天。成湯旣以有罪歸諸己。則天下之情。庶乎其少安矣。

湯旣黜夏命。復歸于亳。作湯誥。

湯旣退夏之命。復歸于亳。是自大坰而歸也。湯至大坰。而仲虺作誥以釋湯之疑。湯之疑釋矣。而天下之疑未釋也。自大坰而歸亳。此湯誥之所由作也。

王歸自克夏。至于亳。誕告萬方。王曰。嗟。爾萬方有衆。明聽予一人誥。惟皇上帝。降衷于下民。若有恆性。克綏厥猷。惟后。

王歸自克夏至于亳。天下諸侯莫不來朝。拱手以聽湯命。故湯因而誕告及于萬方。王曰。嗟。爾萬方有衆者。勞來之之辭也。明聽予一人誥。謂當洗心滌慮。聽予一人所以告汝之意。與天下更始也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。若有恆性。克綏厥猷。惟后此言天生民立君之意也。皇天上帝所以降善于民者。天命之謂性也。與民以善者天也。保斯民而使之各安其善者君也。若順也。順其有常性。俾之能安其道。惟君之責焉。民如此其可愛。君之責如此其不輕。豈宜肆情縱欲以居民上者乎。曰。衷也。性也。猷也。其實一理也。

夏王滅德作威。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。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。弗忍荼毒。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。天道福善禍淫。降災于夏。以彰厥罪。肆台小子。將天命明威。不敢赦。敢用玄牡。敢昭告于上天神后。請罪有夏。聿求元聖。與之戮力。以與爾有衆。請命上天。孚佑下民。罪人黜服。天命弗僭。賁若草木。兆民允殖。

德本不可滅。威本不可作。滅德作威。縱人欲而亡天理者也。虐者威之所作也。敷虐于萬方百姓。其殘酷可知矣。爾百姓罹被凶害。如荼之毒苦。然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。則其抑鬱無所告訴。窮則呼天。其勢然也。天道福善禍淫。蓋其善自有得福之理。淫自有取禍之理。天非屑屑然福之禍之也。其所感召自然。降災于夏。以彰厥罪。凡日月有薄蝕。星辰有變動。是皆災異以譴戒之。肆台小子。將天命明威。上天有命。其威甚明。湯則將奉之而已。非湯之討桀。乃天討之也。其敢赦哉。敢用玄牡。敢昭告于上天神后。請罪有夏。玄牡者黑牡。夏尙黑。湯猶用夏之正朔。足見湯非有意于代夏而商也。以玄牡昭然。

告于上天神后。以問罪于桀。觀昭告之一言。湯豈陰謀圖桀。利于一己。而爲是欺天罔人之事哉。以公義明告于天。亦以公義問桀之罪。天地鬼神臨之在上。湯安有私心哉。聿求元聖。與之戮力。謂得伊尹。與之同力。與爾有衆。請命。蓋當桀之暴虐。民命皆在死所矣。爲有衆請命。使之得以更生也。上天孚佑下民。孚。信也。佑。助也。罪人退伏遠屏。桀之奔于南巢也。至此則天之助民也益信。天命謂福善禍淫。無有差僭。賁。飾也。粲然有文。如草木之光華。蓋惡既去。則善者獲伸。兆民信乎得其生殖矣。

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。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。慄慄危懼。若將隕于深淵。凡我造邦。無從匪彝。無卽怙淫。各守爾典。以承天休。爾有善。朕弗敢蔽。罪當朕躬。弗敢自赦。惟簡在上帝之心。其爾萬方有罪。在予一人。予一人有罪。無以爾萬方。嗚呼。尙克時忱。乃亦有終。

湯奉天命伐桀矣。天下之大。乃使我一人爲之。予何以當之哉。何以見天使湯輯寧邦家。卽民心之歸。可以驗之。茲朕未知已得罪于上下神祇乎。未得罪于上下神祇乎。慄慄危懼。慄慄者危心也。如將隕墜于深淵之中。此可見成湯之敬心。不以天下爲樂。而以天下爲憂。常恐不能勝其任也。凡我造邦之諸侯。非常之事不可從。怛。慢淫過之事不可就。所謂制節謹度。滿而不溢是也。各守爾典。以承天休。典者常行之理也。非于爾典之外有所謂天休。凡爾心無所愧怍。心廣而體胖。作德而日休者。天休也。爾有善。則朕當懋官懋賞。以旌爾善。而不敢隱蔽。朕有罪。則不敢以自恕。當聽命于天。惟天有所簡擇焉。其爾萬方有罪。則皆我之過。何者。聖人以天下爲一體。天下之過。皆君之過。君仁莫不仁。有不善而非

君之過哉。予一人有罪。則非爾萬方之事。成湯何其責己甚重。而責人之甚輕。責己甚厚。而責人甚恕也。豈非與人不求備。檢身若不及者乎。以責人之心而責己。則是向也伐夏之慝。皆以身任之。諸侯無預焉。則自今以往。尙何懷疑不安之有。嗚呼。尙克時忱。乃亦有終。爾萬方諸侯。庶幾以我言爲信。則能保其終。讀此章者。當深攷聖人用心與常人異。天下始定。豈無懷疑不安之情。湯欲去其不附己者。則嚴爲之刑罰。兵威天下。誰敢不惟湯之從。方且溫言告戒。惟恐其不己信。其忠厚和易之心。亦可想見。又況常人之情。功成之後。志得意滿。聖人處之。方且慄慄危懼。嗚呼。此開基之本。而創業垂統之大法也。後世子孫視之。祖甲之不敢侮鰥寡。中宗之不敢荒寧。豈非有得于危懼之心哉。齊桓霸業方成。而濤塗見執。魏武始得荊州。而遽忽張松。雖以漢高之豁達大度。且曰臣之業孰與仲多。其驕容德色。已形見于父子兄弟之際。人心之相去。如此其相遠也。

咎單作明居

咎單作明居。先儒以咎單爲湯司徒。作明居民法一篇。其書已亡。

尙書詳解卷十三

商書

伊訓

此篇乃太甲卽位之初年。伊尹首陳伊訓之書。可以觀古人之事君。尤必謹其初也。成湯以太甲屬之伊尹。乃受遺託孤之臣。宗廟社稷之安危輕重繫焉。與在朝百官事體不同。若周公之于成王。霍光之于昭帝。諸葛孔明之于後主一也。矧太甲以中材庸主。伊尹知之熟矣。惟其縱欲未萌。非心未動之初。先有以警之。則他日雖有縱欲。然其初心善端。亦終不能忘也。易曰。蒙以養正。聖功也。書曰。若生子罔不在厥初。生。記曰。禁于未發之謂豫。蓋養之于本然之初。則易爲力。防之于已然之後。則難爲功。此伊訓一篇之本旨也。故其間有抑揚開闔。一予一奪。一勸一懲。如言夏先后之有德。則必言其子孫之弗率。言成湯之所以修人紀。必言湯之所以制官刑。言上帝之福善。必言上帝之禍不善。言萬邦之所以慶。必言所以墜厥宗之由。其開之也。所以誘其爲善之路。其闔之也。所以絕其爲惡之萌。愛君之意深矣。

成湯既沒。太甲元年。伊尹作伊訓。肆命徂后。

孔子序書曰。成湯既沒。太甲元年。伊尹作伊訓。肆命徂后。觀此數句。卽春秋正始之法。乾元萬物資始。

之意也。太甲，太丁之子也。太丁未立而卒，故太甲以孫而繼祖。孟子曰：湯崩，太丁未立，外丙二年，仲壬四年。蓋太丁未立而卒，外丙方年二歲，仲壬方年四歲，幼主不可立，則不得不以太甲繼湯。太史公反以外丙立二年，仲壬立四年，則是湯崩之後更四年而太甲始立，與經不合也。

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，伊尹祠于先王，奉嗣王，祇見厥祖，侯甸羣后咸在，百官總己以聽冢宰。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，以訓于王。

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，伊尹祠于先王。商人以年爲祀，序書者孔子也。周人故曰年，作書者商人，故曰祀。元祀卽踰年改元也。十有二月卽元祀之正月也。商人以建丑爲正，故用十二月。曷爲不言正月？蓋商周雖用子丑之正，而亦不廢夏時。蓋夏時得四時之正，孔子語顏淵曰：行夏之時。漢班固知此意，故書漢元年冬十月，人君嗣位，踰年必改元，此重事也。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，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，錄始終之意，一年不二君，故不改于柩前定位之初。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，故不待于三年喪畢之後，此常理也。先儒或謂十二月卽湯崩之踰月，甚失禮典之意。伊尹以當國大臣主祀事，故祀先王奉嗣王，以祇見于祖，侯甸之服，近王畿者也。諸侯咸在，百官總于天子，以聽冢宰之命。伊尹于此時，乃太甲非心未萌，恭敬誠恪之心未分，于是明言烈祖之成德，以聳動太甲，使知方卽位之始，不可不謹，而乃祖之德不敢忘也。烈祖乃成湯。

曰：嗚呼！古有夏先后，方懋厥德，罔有天災，山川鬼神亦莫不寧，暨鳥獸魚鼈咸若。于其子孫弗率，皇天降

災。假手于我有命。造攻自鳴條。朕載自亳。惟我商王。布昭聖武。代虐以寬。兆民允懷。今王嗣厥德。罔不在初。立愛惟親。立敬惟長。始于家邦。終于四海。

伊尹言烈祖之德而先及于有夏。原其所自來也。有夏先后。禹以下少康以上。方懋其德。而感應之速。上至于天。下至于地。幽及鬼神。微及萬物。無不各得其所。何者。人君者爲天地萬物鬼神之主。主得其人。則舉天地鬼神萬物。無不在我德之中。主不得其人。則乖氣感召。上而天變。日月薄蝕。下而山崩川竭。鬼神不得其祀。鳥獸魚鼈不安其生。則皆以此德之不懋也。夏之先后如此。而其子孫弗率。則如彼。故皇天降災于夏。假手于我有命。是天命湯以伐桀。而非湯之自伐桀也。造攻自鳴條。朕載自亳。造與載。皆始也。造攻自鳴條之役。卽前湯誓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是也。桀于此而始廢。朕載自亳。則湯于此而始興。觀伊尹以我朕二字自稱。則知伊尹任天下之重。商家無非伊尹分內之物也。惟我商王。布昭聖武。聖武卽神武不殺之謂。言其除暴止亂。而非事于殺戮也。布昭有顯。然示人之意。代虐以寬。以寬而代夏之虐。斯民釋有夏之虐政。而見成湯之寬恩。其懷歸之也。信乎其出于中心悅而誠服也。今王嗣厥德。罔不在初。蓋德卽一也。有夏先后能懋之。其得福如彼。而子孫不能率之。其得禍又如彼。我商王能布昭之。其得福又如此。今則此德之修。在太甲之身矣。太甲之嗣此德也。宜如之何。今其爲有夏之子孫。弗率歟。則禍不旋踵矣。故當自其初而謹之。天下善惡。無不原于其始。閭閻爲善。則終無不善矣。謹初之要。莫先于愛敬。孩提之童。知愛其親。及其長也。知敬其兄。愛敬之心。夫人所同。但能立之者。

鮮立者謂常存之而勿棄也。立愛自親始。立敬自長始。能愛其親敬其長。推此心以不敢惡于人。慢于人。則愛敬之道達于天下。如火之始然。泉之始達。其謂之始于家邦。終于四海。由近及遠。由微至著。謂也。

嗚呼。先王肇修人紀。從諫弗拂。先民時若。居上克明。爲下克忠。與人不求備。檢身若不及。以至于有萬邦。茲惟艱哉。敷求哲人。俾輔于爾後嗣。

此又再推廣先王之成德。人紀者。卽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日用常行之道也。此道蓋未嘗亡。然必得聖人出而主持之。則人道于是始立。桀既壞其人紀。則肇修之者湯之責也。成湯以肇修人紀爲一身之任。苟吾身有一毫之不盡。則于人紀必有一毫之虧。于是不自足其足。必從諫而不敢拂。求之今未已也。又嘗求之古人在昔。先民有言。不可不順之也。惟成湯不以己之善自足。常欲兼天下之善。如此則宜其無一之不盡也。以之居上。則能盡其明。以之爲下。則能盡其忠。以之與人。則盡與人之道。而不求備。以之檢身。則盡檢身之道。而若不及。然明者分別善惡。忠者有事桀之小心。不求者恕以待人。雖寸長必錄。若不及者重以處己。雖小過不自恕。由諸侯而爲天子。以有萬邦。其積累亦艱難矣。然則湯之積累艱難也。豈是利于得天下哉。修人紀之道。不得不然。惟其得天下也甚難。故其慮天下甚遠。恐後世子孫未必盡如己也。廣求哲智之人。如伊尹之類。俾之輔爾後嗣。則先王之望後人。誠意至切矣。子孫其可以不副先王之望乎。